

# 除了青春， 我们一无所有

THE OUTCAST

[英] 赛迪·琼斯◎著  
刘丽洁◎译

青春从来没方待过我们，  
只是我们方待了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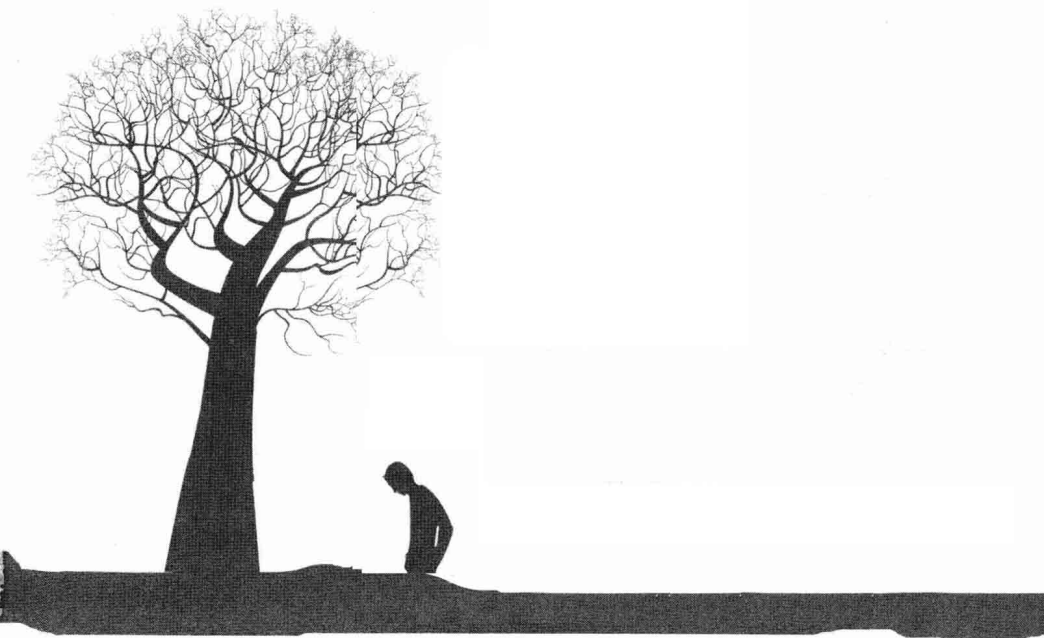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 除了青春， 我们一无所有

## THE OUTCAST

[英] 赛迪·琼斯◎著  
刘丽洁◎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除了青春，我们一无所有 / (英) 琼斯著；刘丽洁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12

书名原文: The Outcast

ISBN 978-7-5086-3114-1

I. 除… II. ①琼… 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8833 号

Copyright © 2008 by Sadie Jo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除了青春，我们一无所有**

CHULE QINGCHUN WOMEN YIWUSUOYOU

---

著 者：【英】赛迪·琼斯

译 者：刘丽洁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10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3490

书 号：ISBN 978-7-5086-3114-1/I·259

定 价：29.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http://www.publish.citic.com>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CONTENTS 目/录

**第一部 1945年11月—1949年7月**

- 第一章 爸爸从战场归来 / 2  
第二章 1947年圣诞节 / 17  
第三章 事发的那一天 / 28  
第四章 没人知道真相 / 44  
第五章 动物的幼仔 / 52  
第六章 胆小鬼 / 59  
第七章 误会 / 66  
第八章 三个人的海滩 / 77

**第二部 1952年7月—1955年4月**

- 第一章 找到了好东西 / 82  
第二章 基特的秘密 / 94  
第三章 游荡在伦敦 / 102  
第四章 刀割 / 114  
第五章 和吉妮在一起的时光 / 121

第六章 惩罚 / 129

第七章 失火的教堂 / 143

### 第三部 1957年8月初—1957年8月26日

第一章 回家 / 158

第二章 我的梦想 / 168

第三章 谣言、挑衅与沉默 / 179

第四章 错上加错 / 188

第五章 档案工作 / 204

第六章 羞辱 / 219

第七章 和谭欣的约会 / 225

第八章 出逃 / 237

第九章 监禁 / 248

第十章 被放逐的孩子 / 256

第十一章 追踪 / 264

第十二章 心里长了草 / 272

第十三章 坦白 / 284

第十四章 守护 / 291

第十五章 约定 / 298

# 第一部

1945年11月—1949年7月

## 第一章 爸爸从战场归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吉尔伯特从部队退伍，伊丽莎白带着路易斯前往伦敦，在查令十字路旅馆跟他相会。那年路易斯七岁。他们从沃特福德车站上火车。伊丽莎白紧紧握住路易斯的手，以防他从高高的台阶上摔下来。路易斯坐在伊丽莎白对面靠窗的位置，这样就能在列车开动时，看着车站一点点变小。伊丽莎白摘下帽子，舒舒服服地把头靠在椅背上。路易斯的短裤和长袜间露出一截光腿，被火车座椅蹭得发痒。但他喜欢这种躁动，也喜欢列车左右摇晃的感觉。这种感觉很特别，加上母亲一直默不作声，也让这趟旅行显得很不寻常。他们之间有一个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他望向窗外，想象着父亲是不是会穿着军装，如果穿了，那他是不是有枪呢？他很好奇，如果父亲真的有枪，他会不会让自己握一下呢？路易斯猜想他大概不会。父亲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枪，如果有，那就太危险了，他肯定不会允许路易斯摆弄它。车窗外，云层低低地笼罩在田野上方，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近、那么扁平。路易斯想，说不定火车其实

是静止的，反而是田野、房屋和天空在向后飞驰。那么，这样说来，站在查令路十字旅馆里的父亲，也正向着自己飞奔而来，不过，如果真是这样，所有人早就摔得东倒西歪了吧。他忽然感到有点儿恶心，于是转过头，看着母亲。她正直直地望着前方，似乎看到了什么好看的东西，脸上展开笑意，于是他用脚碰碰她的腿，这样她就能冲着他笑。果然，她对他笑了。于是他又转头望向窗外。他记不得自己有没有吃过午饭，也猜不出现在几点。他竭力回想着早饭吃过什么，忽然记起，昨晚上床睡觉以前，母亲亲吻他时说了句“明天我们就能见到爸爸了”，当时他的胃里突然升起某种感觉，跟现在的感觉一样。母亲把这叫做“反胃”，但好像又不那么贴切。这感觉更像是：你本来忘了自己有个胃，可是后来一下子又意识到它的存在。他想，如果自己坐在这里，继续想着父亲和胃，一定会感觉更不舒服的。

“我可以出去走走吗？”路易斯问。

“可以啊，你可以到处走走，但是别碰车门，也别把脑袋伸出去。可你怎么才能回来找到我呢？”

路易斯看了看周围。“G”。

“找G车厢就行了”。

路易斯打不开包厢的门，它很重。母子俩费了好一番力气，她才替他把门打开，他走上过道，一只手扶住车窗一侧，另一只手搭在包厢壁上，尽量站稳身体，嘴里小声咕嘟着“走啦，走啦，走啦”。

前天，伊丽莎白跟吉尔伯特通过电话后，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哭了。因为哭得太厉害，她只好躲到楼上，以免被珍妮或是从花园里跑进来的路易斯撞见。自从他第一次离家，两人每次分离，甚至是五月份听说欧洲战事结束的时候，她都不曾哭得如此伤心。此刻，她心里感到异常平静，似乎这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要跟到四年来



日夜担心他会战死疆场的丈夫重逢嘛。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新包的扣环，想到其他女人跟丈夫重逢时，也都会买一个低调的新提包。这时，路易斯忽然出现在包厢门玻璃的后面，正用手使劲地推门。她打开门让他进来，他冲他笑笑，并伸开胳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小心点儿……”

路易斯张着嘴巴，把舌头伸向一边，努力让自己不要跌倒。他腿上的一只袜子滑落了下来，手指一根根地使劲儿张开。伊丽莎白爱他，甚至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她伸出手一把揽住他的腰。

“不要！我不会摔倒的。”

“我知道你不会，我就是想抱抱你。”

“妈妈！”

“对不起，亲爱的，站稳了。”她放开他，路易斯继续做着原先的动作。

他们从维多利亚车站搭了辆计程车，到查令路十字路口。一路上，母子俩望着车窗外的建筑，还有建筑被炸后留下的大洞。头顶的天空比过去开阔了许多，那些大洞看起来比房子更有真实感，仿佛是先有大洞，后来才盖上的房子。人行道上行人如织，马路也被轿车和巴士挤得水泄不通。天气阴沉沉的，破损的建筑、人们的衣帽和阴霾的天空，似乎已经融到一起，成为一个灰色的混沌体。唯有那些随风飘落的秋叶，还保持着鲜亮的颜色。

“我们到了。”伊丽莎白说着，计程车在路边停下。路易斯钻出汽车时，小腿肚被刮伤了一块，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他正仰头望着旅馆，盯着那些进进出出的男子，心里对自己说，他们中的一个说不定就是父亲呢。

“我跟我丈夫约好在酒吧见面。”

“好的，夫人。请跟我来。”

路易斯抓住母亲的手，跟着侍者往前走。旅馆很大，但是里面昏暗且简陋。身穿军装的男子随处可见，人们互相打着招呼，空气中充满浓浓的烟味。吉尔伯特坐在酒吧一角，挨着一扇高高的、脏兮兮的窗户。他穿着军装和大衣，一面抽烟，一面打量着窗外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伊丽莎白在他发现自己之前先看到了他，她随即停了下来。

“看到您要找的人了吗，夫人？”

“是的，谢谢您。”

路易斯拽着她的手问道：“哪里？哪里？”

伊丽莎白望着吉尔伯特，心里告诉自己，我应该好好把握这一时刻。我应该记住这一幕，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接着，他抬起头，也看见了她。她脑海中先是一阵空白，然后脸上绽开笑容，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一个人，她又能跟他在一起了。他把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然后起身向她走来。她放开路易斯的手。他们亲吻着对方，有些笨拙地拥抱，然后迅速紧贴在一起。

“天哪！快脱下这身可恶的军装吧……”

“丽琪，你又来了……”

“我们非大张旗鼓地烧了它不可。”

“别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路易斯抬头望着拥在一起的父亲和母亲。被母亲放开的手感觉有些异样。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分开以后，吉尔伯特低头看着路易斯。

“你好啊，小家伙！”

路易斯抬头仰望着父亲，一时间有太多想法涌上心头，以至于

脸上反而面无表情。

“你不想跟爸爸问好吗？”

“你好。”

“什么？听不见！”

“你好。”

“接下来握握手吧！”

路易斯伸出手，父子俩握了握。

“他激动得不得了，吉尔伯特。他有满脑子的问题要问你呢，整天开口闭口都是这些。”

“我们不能总站在这儿呀。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吗？你有什么主意？咱们待会儿做什么好呢？”

“我不知道。”

“你不打算哭一场吗？”

路易斯警觉地抬头望着伊丽莎白。她为什么要哭呢？

“不。我不要。我们可以去吃午餐。”

“好，不过别在这儿吃。走吧，我去拿我的东西，你们等一等。”

吉尔伯特走过先前坐过的那张桌子，拎起军用行李袋和另一个包。路易斯紧紧攥住母亲的手，她也紧握住他的小手。母子俩仍然有着属于他们的秘密，她还是他这一边的。

他们全家一起去吃午饭。一个巨大的银盘中央摆着几块可怜的肉排，烤得又小又焦，弄得他们一阵手忙脚乱。路易斯觉得自己并不饿，却也吃了很多，边吃边观察着谈话中的父母。他们在谈论家里的女仆珍妮，和她做的菜有多么难以下咽。他们谈起伊丽莎白刚刚种下的玫瑰以及卡尔迈克家即将举行的大型圣诞宴会。路易斯感到自己无聊得快要爆炸了，他的五脏六腑将被炸得满墙都是，甚至

还会溅到服务生白色的外套上。他拍了拍父亲的手臂。

“喂。”

父亲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要搭火车，我想……”

路易斯以为他没听见。

“喂……喂！”

“应他一下嘛，吉尔伯特。”

“路易斯？”

“沙漠里是不是很热？”

“非常热。”

“里面有蛇吗？”

“有一些。”

“你开枪打它们了吗？”

“没有。”

“那儿有骆驼吗？”

“有啊。很多。”

“你骑过骆驼吗？”

“没有。”

“你是不是开枪杀了很多人，或者是把他们炸死？”

“路易斯，让爸爸好好吃顿饭。”

“你是开枪把他们打死的，还是炸死的呢？”

“路易斯，没有人想谈这些事情。”

他看得出他们不想谈下去，心想还是换个安全的话题吧。

“你喜欢吃肉排吗？”

“肉排很好吃啊。你喜欢吗？”

“还行吧。在沙漠里有肉排吃吗？”

“很少。”

“果酱呢？”

“他的话真多，是不是？”

“也不总是这样。他就是太兴奋了。”

“我能看出来。吃你的饭吧，路易斯，安静点儿，这样才是乖孩子。”

路易斯早就吃完了，不过他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后半句话，没再出声。

他的房间很暗。窗帘拉上了，但有一缕光线从楼梯间照进来，落在床上。他能听见楼下无线收音机和父母说话的声音，不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又往床里面拱了拱，被单冷飕飕的。他听见母亲上楼的脚步声。她走进房间，并在床边坐了下来。

“晚安，亲爱的。”

“晚安。”

她俯下来，亲了他一下。他喜欢跟她亲近，也喜欢她身上的气息，不过，今天，她的吻似乎有点儿潮湿。他感觉跟她比平时疏远了一些，可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坐起来。”她说。

她把他抱起来，紧紧拥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发。她的衣服蹭在他脸上滑滑的，她的皮肤很温暖，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垂在他的额头上，感觉很好。她呼出的气息带着熟悉的烟味和先前留下的酒味，身上的气味跟平时一样。他聆听着她的心跳声，感到无比的踏实与舒服。

“还好吗？”她问道。

他点点头。她放开他，让他躺了回去。

“觉得爸爸怎么样？”

“现在他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是啊。你得记住，不要老是缠着他问打仗之类的事情，好吗？人在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以后，往往不愿意重新提起。你明白吗？你能记住吗，亲爱的？”

路易斯点点头。他没有听懂母亲在说什么，不过，他喜欢她这样信任他、要求他为她做事情的感觉。

“爸爸会过来说晚安吗？我不记得他以前会不会来。”

“我会问他的。睡吧。”

路易斯躺下，母亲走出了房间。他躺在黑暗中，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说话声和音乐声，等着爸爸过来，没过多久，他便睡着了，如同房门一关，灯也跟着熄灭。

“仗打完了。可还不是照样吃不饱也穿不暖！”

“丽琪，有孩子在。”

“哦，他早就听惯了。”

“路易斯，快出去玩吧。”

路易斯一直看着母亲收拾打扮，准备去教堂。先前，母亲换衣服的时候，他常常躺在她的床上，可父亲不喜欢他待在他们的卧室，于是，父亲回来的这两天里，他只能待在门口，通过门缝往里张望。

“路易斯，走开！”

路易斯只好走开。他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用手抠着栏杆上的油漆。父母的话传到耳朵里。

“我的天哪，吉尔伯特，该上教堂了！”

“我可是在教堂长大的。”

“嗯，我可不是。”

“当然不是，你跟你那不信上帝的母亲，更有可能跟着德鲁伊特<sup>①</sup>一起跳舞吧。”

“你竟敢……”

谈话忽然顿住，接着传来母亲的窃笑声。他们一定是在接吻。路易斯站起身，冲下楼梯，跑到门口的车道上。他一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一边等父母出来。

这座小教堂由红砖和燧石砌建而成，乌云密布的天空低低地压在教堂上方。孩子们脚踏休闲鞋，在落叶中奔跑。他们的父母则像往常一样招呼寒暄，不过，跟以往还是略有不同。因为每个星期，都会有人从战场返乡，都会有一户人家发生变化，增添了人丁，并再次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伊丽莎白、路易斯和吉尔伯特走下车，来到教堂的墓园。路易斯松开母亲的手，加入了在坟墓间玩耍的孩子们的行列。这是一个鬼捉人的游戏，你得设法到达树那边，而墓碑则属于不会被抓的安全地带。游戏的规则一直在变，没有人能够确切把它说出来。路易斯是年纪最小的男孩之一。他和一个比自己大两岁，名叫艾德·罗林斯的男孩争相向大树那边跑去。艾德扮“鬼”，路易斯成功摆脱了他，背靠大树站着喘起气来，眼睛张望着下边教堂的情况。

路易斯看见女孩们在她们的母亲身边玩耍，还看见卡尔迈克夫

---

<sup>①</sup> 德鲁伊特 (Druid)，德鲁伊特原指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散居在高卢、不列颠、爱尔兰、欧洲、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凯尔特人中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的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说文化。德鲁伊特宣扬灵魂不灭及灵魂转世的教义，仪式多在橡树林中举行。在罗马帝国讨伐凯尔特人后，德鲁伊特渐渐蛰伏起来。后来被正统的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译者注

妇在跟自己的父母打招呼。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进去，一想到阴冷的教堂，还有那些硬邦邦的长椅，实在是感觉难以忍受。他看见父母紧挨着站在一起。父亲看见了他，朝他招招手，示意他过去。他松开扶着大树的双手，准备去父亲那边，不料艾德突然从一旁冲了过来。

“抓住你啦！”

“没有。”

“抓住了。”

“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我不玩了。”

“你还在玩！”

艾德从侧面狠狠推了路易斯一下，把他摔倒在地，然后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大人来教训自己，也想看看路易斯会不会号啕大哭，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路易斯爬起来，检查着自己轻微擦伤的手。

“让开！”他边说边向父亲那边走去。

“路易斯，注意点儿。这里是教堂的墓园，不是学校操场。”

“是的，爸爸。”他牵上母亲的手。

“你好啊，路易斯！”

路易斯盯着蒂奇·卡尔迈克外套上闪亮的纽扣，他不喜欢这个家伙。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得离开家去打仗，而卡尔迈克先生却可以待在家里。他也不希望由卡尔迈克来掌管大家，甚至还将成为父亲的上司。路易斯觉得，自己的父亲才应该当大家的上司。

“爸爸回家了，你高兴坏了吧？”

“是的，先生。”

他眨了眨眼：“也许以后我们就能经常在教堂看见你们了。”这明显是在嘲讽母亲。路易斯一言不发。吉尔伯特则大笑起来。

“现在我回来了，看来我得把家里整顿整顿了。”



路易斯望着母亲，她应承式地笑了笑。

“不再做追思弥撒了？”她说，“那我该做什么呢？”

蒂奇携妻子克莱尔转身走进教堂，后面跟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一大一小，都穿着双排扣大衣，戴着帽子，穿着漆皮鞋。

“你非得开这种缺乏品位的玩笑吗？”吉尔伯特问道。

“是的，我就是这样，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他脸上吻了一下，他们一起走进教堂。

对路易斯来说，上教堂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唯一能忍受的，就是跟母亲互相扮鬼脸。礼拜似乎永远也做不完。他觉得自己还不如死过去，滑倒在前排的长椅下面，然后腐烂在那里算了。他试图不让自己显得如坐针毡，试图去数清房顶上的横梁，试图静下来阅读手上的圣诗本。他畅想着午饭，研究着牧师的耳朵。他使劲盯着卡尔迈克家两个姑娘的后脑勺，试图让她们转过身来，可是九岁的谭欣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而基特，她只有四岁，还什么都不懂。他又想到，在暑假到来之前，自己都不可以打板球。

教堂外面的天空更加低垂，一阵冷风吹起，夹带着雨点，一个个屋顶上泛起了水光。屋顶下面的房子里正烹调着主日午餐，炉火一直要到饭后才会熄灭。通往镇上的公路弯弯曲曲，沿途一户人家的车道两侧栽着杜鹃和月桂树组成的篱笆，房屋便被遮挡起来。卡尔迈克家的都铎式<sup>①</sup>豪宅背后是一片密林，如果你愿意，不必上公

---

① 都铎式建筑因都铎王朝而得名。此类建筑一般都有突出的交叉骨架山墙，也有砖石砌成的大烟囱，并有装饰线脚。墙体采用砖石及抹灰等材料组合而成，喜用凸窗，入口用石料砌成拱形边框，颇具特色。——译者注